

## 艾叶青团解乡愁

□江初昕

时至春日,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家乡的艾叶青团子,那浓香的诱惑让我情难自禁。墨绿闪亮的皮儿,升腾着暖香的热气儿,逗得我魂牵梦绕。它就是家乡的艾叶青团。它的香味飘呀飘,飘洒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充盈着每一个父老乡亲的心田。

吃青团的习俗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周礼》记载,“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百姓息炊,“寒食三日”。每逢寒食,人们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吃的是事先准备好的枣糕、麦饼等,而在我们南方,则多为青团、糯米糖藕等。

明代《七修类稿》中也说:“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乃此义也。”清代《清嘉录》对青团有更为明确的解释:“市上卖青团熟藕,为祀先之品,皆可冷食。”

春暖花开的时候,田间地头艾叶早早地探出了头,绿油油的匍匐在地上。清明节前,摘艾叶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趣。

我们相邀挎上竹篮,蹦蹦跳跳走在家乡田野间,手中的竹篮成了玩具,或抛向空中,或相互投掷,追逐嬉戏,欢歌笑语在幽静的田间地头传扬。

玩够了,找一块艾叶多的地方动手采摘。大家四处散开,或钻入密林深处,或潜在菜花丛中,耳边响起此起彼伏剪刀“咔嚓”声。不久,大家的竹篮里满是蓬松翠绿的艾叶,不时散发着淡淡幽香。

回家后,母亲把艾叶倒在地上,捡去老叶杂物,收拾好再洗净,等锅中水开以后,放入艾叶稍微煮一下,当煮到叶子用手捏捏有熟烂的感觉时,捞起。这时的叶子绿得如墨,仿佛整个春天的绿意都浓缩在了这儿。

艾叶煮好了,连同汁水趁热掺进早已准备好的米粉。米粉是糯米和籼米按一定的比例掺杂好的。把米粉拌匀,不停地用力揉动,使其有劲道韧性为止。

不久,一个大大的绿色粉团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用湿布盖上醒上几分钟就可以包青团子了。

接下来,母亲要叫来左邻右舍来帮忙包青团子,大家围坐在饭桌

前,家长里短闲聊着,气氛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先从粉团上摘下面皮,搓揉成圆团,用指头在中间戳一个洞,用大拇指和食指卡在粉团两侧,然后一边旋转一边捏,很快,一张圆圆的馅皮做好,仿佛是一只小碗呈现在眼前,再把馅料填进去,左手托住馅皮,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皮边,慢慢将馅封住。呵呵,一个胖乎乎模样可爱的青团子就做好了。

做青团子的馅料主要分两种:咸的有酱干、笋丝、腊肉馅料;甜的有豆沙、芝麻糖的。

母亲知道我最爱吃甜的青团子,每次做这几样是少不了。为了便于识别青团子的馅料,母亲把甜馅的青团子印在模子里,这样,青团子的周边有齿纹,表面上一个“花开富贵”的图案。

等青团子全部做好了,将青团子放入蒸笼,旺火蒸熟。蒸熟的青团子整个油光发亮,氤氲的雾气里透着诱人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

刚出笼的青团子,趁着升腾的热气,我就迫不及待抓了一个,烫得哇哇直叫,左右手不停来回倒换。

酱干馅料的一口咬下去,腊香扑鼻,满嘴冒汁,油而不腻;而芝麻和豆沙的在爽滑的青团子在粉皮包裹下,犹显劲道十足,软糯适口,伴着淡淡的艾叶清香,吃起来咂咂有声。

我自小喜欢吃甜的青团子,那香甜的味儿飘散开来,早把我的馋虫全勾出来了,我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开了。

“慢点儿,慢点儿,别烫着。”母亲总是满眼怜爱地看着我说。如今,虽然远离家乡,但每到清明节,我都要回家做清明扫墓。

虽然母亲如今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利索了,但母亲依然不改以前的习俗,早早备好食材,请邻居做了不少青团子,等我回去吃。

小时候软糯的青团子是解馋的,如今的青团子是解乡愁的。咬上一个艾叶青团子,舌尖味蕾里熟悉的味道慢慢溢出。

母亲还是用那慈祥而安静的眼光看着我,不由间,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头涌动……

灯下漫笔



春游 李斌

## 诗韵扬州城

□刘伯毅

多少年了,一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惹得我梦魂几缕绕扬州。扬州,在我的想象里,有着绿杨下的城郭、明月下的美人、古巷中的清曲和石桥畔的诗酒文会,扬州应当是一个被数不尽的杨柳层层包裹的花园城市,繁华热闹,商贾云集,又演绎着浪漫的爱情故事。

走进扬州,果然如走进了一幅水墨横轴:亭台楼榭,飞檐斗角,弱柳扶风,画舫映水,翠竹邀月,比想象中的还要精致美丽并富有诗意。扬州有苏北的奔放,但滤去了几丝粗犷;有苏南的精巧,但少了几分精明的忸怩。扬州如同一位楚楚可人的小家碧玉,但一颦一笑间透露出的,却是大家闺秀的风韵。

一千年前的唐朝,扬州是一个大都市了,大运河的开通,把运气给了扬州。皇上动不动要来,还有一拨拨达官贵人,文人当然也不落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当时许多人的向往和时

尚。李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甫穷一点,没有去成扬州,也留下了一句:“商胡离别下扬州”。到过扬州的许多诗人,感性的味道要浓些,不是“十里长街市井连”,就是“九里楼台牵翡翠”。清朝的扬州,因了盐业的发达,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裕城市,全国顶尖的人物似乎都在扬州生活和活动过,商人的挥霍无度,文人的放荡附庸,女人的风情万种,生活的舒适奢侈,都达到了极致。

在扬州,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小轿车轻快地飞跑在许多飞檐斗拱的古建筑的街上,游人的心思,也像是要“一日看遍长安花”似的,这快乐无须有高头大马的排场,也不必苛求状元及第和腰缠万贯,因为扬州美丽的景色,湿润的情调已使人暂时忘却了名利。难怪古今那些得意或失意的骚人墨客,打马从驿站上来,乘船从江河里来,入了扬州城,那一身失意或愁苦,那一声苍凉悲叹,都淡化在扬州的烟雨和温柔中。瘦西湖、大明寺、个园、扬州八怪纪念馆等一个个景点,闪烁着扬

玉兰一瓣

## 清明节

□郑从容

紫琅诗会

## 书房

□云墅

我是一个做室内设计的人,因为需要不断学习和汲取灵感,我订阅了一些有关设计的专业电子杂志。

杂志中的房子无外乎大房子和小房子,大房子的美与大度是不消说的,小房子往往也有很多的精巧之处,令人赞叹科技的无所不能和设计思路的绝妙。但小房子无非是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包括床都做成了显性与隐形不断地切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有限的空间变得至少可以应付日常生活。

小房子如今深受年轻人的喜欢,或许是因为购房资金不够充裕,也或许是因为小房子随性灵活的生存方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但在我看来,除非你是候鸟一族,否则,拥有一间功能齐全甚至与极简相反的“极繁”的大房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对于书房的要求不仅不能或缺,还要精益求精。

我曾经读过一篇介绍作家们书房的文章,其中冯骥才和贾平凹的书房堪称是一个小级别的博物馆。书籍、艺术品、音响设备、

书法作品、木雕佛像,林林总总满满当当。

冯骥才用“杂乱不堪”来形容自己的书房:“我的书和艺术品就完全混在一起,我家保姆帮我收拾房子,我要求她一张纸都不能动。所有纸都是杂乱的,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这让我想起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在一篇散文中记叙台北家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大概意思是说:她先生夏承楹喜欢把书报信函“乱放”,她自己好整洁,总帮先生整理书房物什,先生找资料遍寻不着,就大发牢骚道:“我的书房我心中有数,取用方便,你别动!”

对于这些大作家来说,“书房”是他们“安放心灵的地方,是精神的原点”,是容不得别人窥伺和打扰的,哪怕是善意和虔诚的,也会乱了他们不染纤尘的对自我的皈依。

贾平凹则干脆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上书房”,大气磅礴、名震江湖,并在中间挂一块匾额: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他当然是配得上的,文学、书画他也算是通才了。

而在其他几位作家中,麦家与马原的书房从严格意义上讲已不是书房,而是个人图书馆,且已另栖良

州历史与人文的亮彩,让游人大饱眼福,三丁包子、扬州盐水鹅等食品,凝聚着扬州人的聪慧及生活追求,让游人大快朵颐。在扬州,处处感到舒心,感到瘦西湖的水啊,你虽然流走了沧桑的岁月,虽然流走了往昔的繁华,却流不走扬州的魅力。

扬州有丰富的个性,它给我们提供了多个观察这座城市的视角。有风骨,有血性;有温婉,也有柔情;有市井民风,也有官场争斗,扬州城几度被毁,又几度崛起。生于扬州的朱自清,晚年之际,家中无米,他可以在病榻上拒领美国人发放的救济粮。他的骨气,他的倔强,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称赞。但他的笔下却可以描写含蓄深情的父亲的背影,又可以写心静如水的荷塘月色。

想要看清扬州、说清扬州是很困难的,因为扬州太迷人了。当我在纷飞的柳絮中告别扬州时,我对这座城市的依稀记忆逐渐明朗起来,时间可以流逝,生命可以消亡,但扬州那种浸润着历史的文化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让人留恋。

芬芳一叶

## 难知道

□侯求学

总希望有鸟儿  
在我的树杈里搭窝  
却不知道  
在鸟儿的眼里  
我这枝叶是否够密

总希望流水  
能领会我作为芦苇对它的一片  
心意  
却不知道  
流水最终是归了大海  
还是进了沙漠

生与死是注定的缘分  
无关生死的是今世的缘分  
一切随缘  
缘分在  
一切都是  
清明节照例要喝酒  
就着泪水一饮而尽  
盼望着能睡个好觉  
在梦里回到从前

总希望夕阳西下  
是回到了大地的怀抱  
却不知道  
月亮跟它的约会  
在哪片山坳  
总希望我的歌声  
能拨动你的心弦  
却不知道  
是否干扰了你的宁静

所,那自然已不属于我等凡夫俗子的参照范围,我仍然很同意冯骥才说的那句话:“书房不在外面,在家里。”

如果房子大不到哪里去,那就把房子都变成书房。杨绛和钱钟书是过简朴生活的典范,“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随处都是书房。”我常常觉得杨绛坐在临窗的书桌后面静静书写华章的那张摄影照,不仅应该成为摄影经典也该成为文学经典。

如果没有一个向阳的有着大落地窗的书房,而你又很爱阳光和那在窗前摇曳的杏黄树影,甚至是落地窗上断了线的泪珠一般的雨滴,那就割爱,拿出一间卧室改成书房。当一上午,亮白的太阳光透过小花或月白色的窗帘,洒下斑斑驳驳的影子,你被那张大牡丹花布艺的老虎椅拥抱在怀里,一边读着塞尔努达华丽的悲伤,一边体会温情而黏滞的渴望,你的心便澄澈如洗,这世界只剩下你和他,以及你和他之间穿越时空的理解与爱恋。

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说,作家的最后一公里是在书房。我表示深为赞同。